

侯方域
全集
校箋

上

明清別集叢刊

侯方域 著
王樹林 校箋



侯方域全集校箋

上



侯方域 著

王樹林 校箋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侯方域全集校箋/(清)侯方域著;王樹林校箋.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明清別集叢刊)

ISBN 978-7-02-009617-6

I. ①侯… II. ①侯…②王… III. ①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①
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300910 號

責任編輯 周絢隆
責任印製 蘇文強

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政編碼 100705
網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

字 數 1000 千字
開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張 42 插頁 9
印 數 1—3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978-7-02-009617-6
定 價 150.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前言

侯方域（一六一八——一六五八），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清初著名散文家、詩人。其一生創作經歷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二十二歲以前之少年遊學時期，崇禎十二年金陵應試至清順治二年南明滅亡之社事活動和江南流亡時期，明亡後歸田隱伏時期。現將各時期的文學活動及創作特點分述如下。

一 少年遊學時期

侯方域出生於官宦世家，祖執蒲，天啟間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歷官兵部侍郎、戶部尚書；叔父恪，長期在翰林院為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父祖皆明末東林黨人，以守道不阿被時人目為清流。方域生於明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八），在他出生後的三四年裏，大明朝連續換了三個皇帝，朝廷內黨爭愈演愈烈，政府腐敗，大廈將傾，亂形已定。等方域知讀書，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開始全面向東林黨人報復。官太常寺卿的祖父侯執蒲罷官後，他的父親時官御史的侯恂和官翰林院編修的叔父侯恪相繼罷官。這在侯方域早慧的心靈裏，種下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方域自幼穎異過人，隨祖父讀書東園，記誦常兼數人，以才聞名遠近。九歲時，因父罷官家居，同郡名士吳伯裔、伯胤兄弟常來向他父親求教，方域開始與同郡的名士交往，參加社事活動。他在《贈吳徵君丈人》詩中寫到：『憶昔當蘭茁，吾

翁尚柏司。清流遭禁錮，破格獨規隨。劍宿驚雷煥，玄文重左思。通家神聽好，《伐木》友生宜。春舍分梅蕊，秋風到菊籬。即時同作賦，競慧各書碑。神駿慚鸚鵡，塵埃測驥騏。築壇牛耳會，南國歆盟尸。』就是回憶當時的情景。十歲那年，南昌萬元吉為歸德府推官，同郡名士正式成立雪苑社，方域上下其間，無不人人引重，文名不脛而走。宋肇《雪苑五哀詩·侯朝宗》寫道：『朝宗天人姿，才大不可囿。……當其弱冠日，英名振華胄。兩世東林魁，聞見亦良富。落筆五嶽搖，十手寫難副。徐（作霖）吳（讓伯、延仲）盡儒宗，哲兄（長華、赤社）亦耆舊。壇坫與周旋，不及君馳驟。』被同輩傾倒如此。

崇禎元年（一六二八），閹黨敗，方域的父親、叔父漸次復官。這年冬天，十一歲的方域隨父到了京師，拜在當時著名文人倪元璐的門下。他在《倪涵谷文序》中說：『余少游倪文正公之門，得聞制藝緒論。公教余為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於法。』他在《哀辭九章》詩中寫到隨倪元璐學習的情景：『小子早汨沒，黼黻瞻采纈。葑菲曾勿遺，許在絳帷列。入室進所制，吐哺手自閱。款曲命我坐，不惜殷勤說。』老師非常喜歡這位才華橫溢的學生，傳授文法，悉心指導，對侯方域以後的散文寫作影響很大，使方域終生難忘。

方域從十一歲至二十一歲的十年間，除短暫回鄉應考完婚外，基本上是在京師度過的。他的父親由御史升為太僕寺少卿，超拜為兵部侍郎，練兵昌平，繼升為戶部尚書，後為閣臣薛國觀、溫體仁所嫉，被誣下獄，始終在統治階級上層政治鬥爭的漩渦中掙扎，對腐敗的朝廷內幕一清二楚，欲大展抱負，整頓乾坤而不能，這種政治態度和用世思想，深深影響着逐漸成熟的侯方域。賈開宗《侯朝宗本傳》云：『幼博學，隨父司徒官京師，習知中朝事，嘗歎曰：「天下且亂，所見卿大夫殊無足以佐中興者，其殆不

救乎？」宋肇《侯朝宗本傳》說他「負才氣。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田蘭芳《侯朝宗先生傳》謂「方域既出事公卿，又習聞家庭訓述，遂能諳練當代典故，別白士大夫賢否」。《四憶堂詩集》留下的他早期一些詩作，就直接抒發了他高遠的志向和積極投身社會，建功立業的用世思想。他在《蒼鷹》詩中寫到：「斜日催寒樹，蒼鷹獨野征。飛揚愁歲暮，遲頓為毛輕。自具風霜氣，終非燕雀情。去來須任意，湖海尚孤清。」以孤傲的蒼鷹自比，抒發了躊躇滿志的政治懷抱。崇禎五年，大明王朝已處在內外夾攻，腹背受敵的風雨飄搖境地。前一年北部遼邊，清兵圍大凌河，詔侯恂派兵救援，恂拔左良玉為副將軍，掛帥印赴寧，錦救援，戰松山、杏山下。陝西農民起義軍聲勢浩大，由陝入豫，中原人民不堪賦役天災，紛紛揭竿而起。這年春，十五歲的侯方域回鄉應童子試，他在離開昌平時，寫下了《蚤發述懷》的詩作，詩中云：「四國正風塵，結束將何往？紛紛戰龍蛇，悄悄驕魍魎。安得延津劍，劃然肅清朗！元侯二十四，跡與蕭曹倣。仗策盪烽煙，名畫麒麟上。我亦閱修途，努力嗣前響。奔走謁天門，所期奏安攘。……南阿有高雀，弋者祝羅網。冥飛自不顧，芳餌何足賞！」這年春，參加童子試，府縣道皆第一，當時金壇名士蔣鳴玉館於侯氏，一見方域文，大驚，引於遍交當世士。方域天才豔發，慷慨盱衡，有不可一世之概。好言天下大計，為文若不經思，下筆千言立就。同社諸子為文賦詩，都為方域的文采卓識所傾倒。來年，方域在祖父的主持下，與同郡東平州知州常維翰的第三女結了婚。五月，侯恂遷戶部尚書，由昌平移居京師，侯方域全家又隨任到了京城。這期間方域先後結識了復社領袖張溥、吳偉業，幾社名士陳子龍、夏允彝、彭賓等。當時中州文壇相對沉寂，方域與雪苑社徐作霖、吳伯裔、伯胤、劉伯愚等蔚然而起，與東南文士相呼應，文壇有吳、侯、徐、

劉之目，中州文風也為之一振。

十七歲這年他代父寫成了《屯田奏議》，詳析明代官屯、軍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邊屯的歷史、現狀及對策，提出了考課、信任的措施。他廣徵博引，洋洋萬餘言，表現了他經世治國的才能。朝內卿大夫讚揚他『強記可比漢張安世，幹局可比唐李文饒』（田蘭芳《侯朝宗先生傳》）。其才名播譽於公卿間。

這時期侯方域寫作的一些文章，大多是逞才使氣，詞藻華美的駢體文。中年以後，他對這一時期文章極不滿意，認為『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沒有把它當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勝事來認識，『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與任王谷論文書》）。今從徐作肅於方域『焚棄之餘』揀出，編入《壯悔堂文集》的一些文章（如《梅宣城詩序》、《曼翁詩序》）中來看，皆英氣逼人，表現了他『逞才使氣』的早期寫作風格。他這時期的文章主要是八股文，有陳子龍的『雲臥居』之刻，又有商邱的『雜庸堂』之刻，當時的文壇領袖錢謙益對侯方域的文章極為稱賞：『余讀朝宗所著經義，如玉之有光，劍之有氣，英英雄熊，變現於空曠無有之間，以為文人才子之文，而非經生之文也。』（《牧齋初學集》卷三五《贈侯朝宗敘》）形象地指出了方域早期文章的特點。

這一時期的詩作，收集在他崇禎十一年刊刻的《晉齋詩集》（今佚）中，後作者將《晉齋詩》刪成一卷，而置於《四憶堂詩集》卷一。方域從小隨叔父侯恪學詩，以杜甫為宗，繼承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多反映崇禎初年災荒內亂的現實，另一些詩則用寓言手法表現對朝廷內小人亂政的痛恨（如《蚤春

見蠅》、《惡木》、《蜀犬行》等），更多的則是抒寫少年豪情，報國志向。其創作手法和藝術品格雖處於食古待化階段，但其雄俊不羣的特點在詩壇上已產生廣泛迴響，如錢謙益就讚揚他的詩：「俊快雄渾，有聲有色，非猶夫蒼蠅之鳴，側出於蚓竅者也。」（同上）任元祥《與侯朝宗書》中云：「讀足下《晉齋集》，此足下少年時所作也。而才仿終、賈，氣敵鄒、枚；真四海之景行，吾黨所仰止者矣。」（見附錄）

二 社事活動和江南流亡時期

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至明亡的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三月，是侯方域一生政治生涯最輝煌的時期，這期間他主盟會社，積極參與反對閹黨的政治鬥爭，上下奔走公卿縉紳和文人士子之間，轟轟烈烈，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

（一） 應試南京，結納東南名士

崇禎十二年，二十二歲的侯方域以國子監太學生的身份，參加這年秋季南京的舉人考試。五月，他就到了南京。南京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建都之地，永樂皇帝雖遷都北京，這裏仍留有六部和國子監，為東南江淮、吳越、八閩、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天下文人彙聚的淵藪。侯方域的叔父侯恪在這裏做國子監祭酒時有知人得士的美名，方域在這之前也已結識了不少復社、幾社的名士。到南京後，四方文人漸次雲集，他結識了有世交的陳貞慧、方以智、冒襄，當時被並稱為復社四公子。五月底，吳

應箕來金陵，二人早已四海心知，遂握手訂交。吳應箕《我來行贈侯朝宗》詩云：『我來秦淮五月終，於時佳士已雲集。就中朝宗最年少，四海心知但一揖。文章詩賦無不工，下筆雷合風雨翕。三朝舊事久沈霾，爾復精心為理輯。』復社名流楊廷樞、徐孚遠、幾社名士李雯、宣城梅朗三，還有黃宗羲、張自烈、顧杲、錢起、萬壽祺、梅惠連、姜垓、魏子一、余懷等文人名士，紛紛與方域訂交。他們以東都清議自持，品覈執政、裁量公卿，一時有太學黨人之目。與楊廷樞、吳應箕、夏允彝等遊鎮江，登金山，俯仰慷慨，臨江悲歌，有極目神州，舍我誰濟之歎。諸子把方域比作三國的周瑜和東晉的王猛。

方域入南國子監後，即拜在國子監司業周鳳翔的門下。鳳翔極賞識方域，後方域在《哀辭九章》中回憶當時的情形云：『昔我到陪京，謬忝文章伯。追隨鮑庾羣，顛倒陳徐客。喧達文忠前，傳取侯生策。方坐讀之起，起嘆聲嘖嘖。此當洪濛游，何鍛榆枋翮！趣駕過陋巷，相對飲一石。來時雞鳴曉，去已鍾山夕。是時文節公，方正國學席。辟雍近萬人，公有師表責。忘貴訪一士，驚倒金陵陌。盡願交侯生，廣廈坐嘗窄。』當時名氣之大，由此可見一斑。卿大夫中他還拜訪了閒居在南京的南兵部尚書范景文、金壇周鑣、被貶南京的給事中何楷、方以智的父親方孔炤等。

在張溥、夏允彝和陳貞慧的介紹下，侯方域結識了秦淮名妓李香，二人的愛情故事成為後來孔尚任《桃花扇》的素材。

方域到南京，即投入了與閹黨餘孽阮大鍼的鬥爭。阮大鍼名在閹黨籍，罷斥後閒居金陵，謀東山再起。前一年吳應箕、陳貞慧、顧杲等草《留都防亂公揭》，揭露阮大鍼的真面目，這年被迫斂跡城外牛首山，恨無出頭之日。見方域來金陵，以方域與陳貞慧、吳應箕為好友，並且大鍼與侯恂為同年進士，

借世交，想結交方域，並因之求解於南京清議。就請王將軍出面通聲氣。方域覺之，拒絕不與通，從此與阮大鍼結下了仇恨。

這年考試，方域本擬舉第三名，放榜的前一天，副主考告訴正主考：『此生以如此策入彀，吾輩且得罪。』本房廖公國遴力爭曰：『果得罪，本房願獨任之。』正考遲回良久，說：『吾輩得罪，不過降級罰俸，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他。』（據《南省試策》後徐隣唐評語，見本書卷八）方域遂落榜。解試後，方域又與復社諸子舉國門廣業之社，數月而罷。到年底，才回到了家鄉商邱。

（二）主盟雪苑社事

方域落第返鄉後，以高陽酒徒自居，感憤時政，深惡腐儒，主盟雪苑社事，時時與吳伯裔、伯胤、徐作霖、賈開宗等舉行社事活動。這時農民起義已成燎原之勢，官兵以搶劫百姓為事，當權者庸祿無能，國事日衰。雪苑諸子相聚，除為文賦詩外，常談論國家政局。他們心憂天下，不滿朝政，一次修春社於伯裔家，因政局無望而相向痛哭。崇禎十四年，張獻忠出川東征，破襄陽，殺襄王翊銘。李自成破洛陽，殺福王常洵。祖父侯執蒲去逝，他的父親也帶罪出獄，丁憂家居。方域奉父命前往江南建德，請鄭三俊為祖父撰墓誌銘。返里時，李自成又破南陽，殺唐王聿瑛，連下河南十四城，與羅汝才再圍開封。張獻忠也乘丁啟睿、左良玉援汴之機，攻克亳州。中原戰火遍地，方域《歸來酬吳大伯裔》詩寫到：『可憐歸舊里，烽燧亦危邦，夜月狐狸舞，霜郊虎豹攬。歡娛頻醉眼，時序一寒缸。……賊帥雄千騎，王師折九瀧。』太監盧九德與總兵周遇吉、黃得功追農民軍於鳳陽，太監劉元斌帶京營兵留歸德不進，縱

軍大掠城周圍村莊，殺老百姓冒功，南陽破後，又擁婦女財物北去。方域詩有：『君不見，二月三月羣盜集，萬馬奔騰蹂小邑，繼之大蝗將小蝻，黍稷秋成無寸粒。又不見，官兵昨夜圍新築（歸德府外城），金帛子女壓滿軸，拋棄還入一炬焚，愴惶竟忍千家哭。』這時期，方域寫下了不少描寫現實的具有『史詩』性質的詩作。

崇禎十五年三月，李自成攻破方域的家鄉歸德府，侯氏一門二十四人死於戰亂，社友吳伯裔、伯胤、徐作霖、張渭、劉伯愚被殺，雪苑社散。方域與兄方巖、方夏斬關逃出，倖免於難。而原所刊文章數百篇，及西園翰墨圖籍，盡焚於兵火。

（三） 流離江南

崇禎十五年六月，釋侯恂於獄，改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河南、河北、湖北軍務，並轄平賊、援剿等七鎮官兵，代丁啟睿督師解汴圍。當時天下重兵在左良玉，但良玉跋扈，不受節制，因良玉為恂舊部，長繫詔獄七年的侯恂才得以出獄並有是命。侯方域也隨父到了軍中。

侯恂兵紮陳橋驛，檄諸將來會，有的到有的不到。檄至襄陽，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派帳下大將金聲桓帶兵五千迎恂。方域向父進計，請用賜尚方劍誅許定國以師噪之罪，破文法斬一甲科守令不應徵辦者，庶幾事集威立，然後驅軍渡河，收中原土寨團結之眾，合左良玉於襄陽，與陝督孫傳庭犄角並進，則汴圍不救自解。侯恂大駭，說：『如此是我先跋扈矣。小子多言，不宜在軍。』（以上據鄭廉《豫變紀略》、賈開宗《侯朝宗本傳》）但還是採納了方域的部分謀劃，命代草《論流賊形勢奏》，飛章上奏，

遣方域離軍，保護家人避亂吳地。這年秋末，方域又流寓南京，與陳貞慧、吳應箕、李雯、彭賓、方以智諸復社文人游。後又與兄方夏，攜家避兵嘉興，漫遊於蘇、杭之間。

崇禎十六年春，左良玉避李自成軍由武昌兵下九江，以糧盡欲趨南京就食，引起了南京的騷亂。當時南兵部尚書熊明遇，知方域與良玉有世誼，請方域去良玉軍說止之。方域認為不妥，乃就明遇處假借父親寫了書信一封與左良玉，止其軍。阮大鍼乘機陷害方域，颺言於清議堂，說方域與左良玉有舊，左軍來金陵，侯方域就是他的內應。當時楊龍友知道此事，連夜通知方域。方域極為憤慨，寫了《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詆大鍼，遂攜家避難宜興，依陳貞慧而居。從此，方域與阮大鍼的仇恨更深了。

左良玉接方域書，遂退兵武昌。八月，侯恂再次被逮下獄，以兵部侍郎呂大器代恂。良玉知其為己故，心軼軼，不與呂大器合作。九月，因左良玉退兵，南京恢復平靜，方域回到南京，時兄方夏為救父去北京，方域再次由吳入越，至嘉興護親。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吊死煤山，明亡。五月，福王立於南京，稱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鍼當國，向東林、復社人士報復，造『十八羅漢』、『七十二金剛』之目，妄圖將異己一網打盡。阮大鍼令緹騎下吳越捕方域，方域先匿於蘇松巡撫張鳳翔幕府，後渡江至揚州，依史可法。史可法署方域為興平伯高傑軍監紀推官，命方域從高傑北征，經略中原。清順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一六四五）正月，高傑被許定國所殺，興平軍大亂。時清軍已進逼黃河中下游，下河南。方域為興平大將規劃東南，使急引兵斷盱眙浮橋，而分揚州水軍為二，戰不勝則一由泰興趨江陰據常州，一由通州趨常熟據

蘇州，守財賦之地，跨江連湖，障蔽東越，徐圖後計。不聽，方域旋回江南，往宜興探其家屬。時有王御史者附大鉞意，責浙、直督府追捕方域，乃於宜興陳貞慧家被逮。

四月，豫親王多鐸率清兵南下，南明官兵紛紛不戰南逃，自歸德達象山，七八百里無一守卒。揚、泗、邳、徐勢同鼎沸，時左良玉又帶兵東下，要「清君側之惡」，移檄遠近，聲討馬士英。馬士英、阮大鉞迫於形勢，對復社文人的迫害不得不草草結束。四月初九日，以從逆罪殺周鏞、雷演祚，餘盡革職放還。方域出獄後，投揚州。史可法見揚州事不可為，促方域離開，其《哀辭九章》中描寫當時的情景云：「相公控維揚，破竹傷大掠。三鼓士不進，崩角何勇躍。自知事已去，下拜意寬綽。起與書生言：我受國恩廓，死此分所安，惜不見衛霍。子去覲司徒，幸為寄然諾。白首謝知己，寸心庶無作。再來廣陵城，月明吊溝壑。」方域離揚州去泰州，再入興平軍，圖有所為。結果揚州被屠，南京投降，弘光朝遂亡。方域漫遊江淮間，見事不可為，於這年十月，返回故里。

侯方域這時期的文學創作達到了成熟，散文名篇《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答田中丞書》、《為司徒公與寧南侯書》等都寫於這一時期。詩歌創作存有兩卷，後置於《四憶堂詩集》的卷二、卷三。這些詩形象地多側面地反映了明末動亂的現實，具有較高的社會認識價值。

三、歸田隱伏時期

從清順治二年到方域病逝的順治十二年，侯方域走完了人生道路的最後一個階段。這期間他伏處家鄉，與同郡文士重修舊社，潛心文學創作。其詩文作品，特別在散文寫作方面，成就斐然，成為扭

轉明末浮薄文風，開清代風氣之先的一面旗幟，為中國傳統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方域歸里後，隱居在歸德府城西南三十餘里的老家村西草堂。順治三年，侯恂自徽州返鄉，方域才侍父移居城南十里的侯氏南園。順治二年至六年間，侯方域並沒有潛心文學創作，而是名為奉父歸隱，實則『伏處鄉國』，以觀形勢之變。當時明王朝雖然大勢已去，然而南明政權還在繼續鬥爭，各地民眾也紛紛起來反抗，因此他心神主要還不在翰墨之間。《春興》詩八首，是這一時期思想情緒的真實寫照，詩中抒寫亡國後的山河之痛，表現『戰後江山未可期』的沉重心情，及與南方抗清友人聯絡而得不到消息的愁悶。《詠懷詩》二十一首，則更深刻而多側面地反映了方域亡國歸隱之初複雜而矛盾的想法和對自己坎坷生平的感慨。

歸隱之初，與賈開宗、徐作肅、徐世琛相見後，就議復雪苑舊社，因大亂初平而止。順治四年，與同郡宿儒徐鄰唐相結，常相聚談詩論文。順治六年，宋肇隨父返鄉，才正式打起了雪苑六子社的旗幟。於是他們『相與左之右之，朝夕而切磨之』（《雪苑六子社序》）。順治七年，友賈開宗南游，方域為書，戲拈平生，欲遠道投之動其一笑。作成示徐作肅，二人細為研究古文寫作之法，有『豁然旨歸』之感。賈開宗自江南歸，社友相聚，『講益力』。徐作肅《侯朝宗遺稿序》云：『而朝宗此文，則自順治之庚寅。憶爾時，朝宗方與余討今古文於軌度，古文則准之唐、宋八子，今文則准之考亭之章句。或間日一作，或日一二作，至命酒高談，將無虛日。……每賓從雜選，號叫迷離，而朝宗之文成矣。嗚呼！何其雄也！』

順治八年，宋權以國史院大學士致仕歸，時河南巡撫吳景道知方域『豪橫』，又以布衣參加史可法

軍隊的抗清，其父侯恂隱居南園後，降明的大臣和江南的巡按交章舉薦，恂又堅謝不起，以此將案治方域並連及侯恂。宋權從中調解，語景道曰：『公知唐有李太白，宋有蘇東坡乎？侯生，今之李、蘇也。』（宋肇《侯朝宗本傳》）這次方域雖然沒有人獄，但當局要求方域必須參加省試。方域在忠孝不能兩全的逼迫下，為保全父親，參加了這年的省試。侯方域的這次鄉試，表面上看是向新朝屈服，實際是一次消極迂回的抗爭，他以不把試卷做完的方法，拒絕了與清政府的合作（據李敏修《中州先哲傳》）。清政府準備只要侯方域參加鄉試，就給他個第一，結果竟然沒有完卷，這確實讓當事者為難。放榜前，一些考官還是把他置於第一，由於一些人提出疑議，才把他降為副車。這期間他又結交了夏邑的王侯服和魏敏祺，社事日多。諸子往復辯質，方域常痛飲悲歌，抒發內心的抑鬱，一方面討論文章性命之道，一方面致力於詩古文辭的寫作。

經過入清以後六七年的積累，他於順治九年秋，將自己的古文結集成冊，定名為《壯悔堂文集》。他決定盡棄前期的寫作觀念，以轉變時風為己任，為自己探索一條不同流俗的道路。這年九月，他渡江南遊，去拜訪他分手多年的生死患難之交陳貞慧及吳越間復社的舊友。十月抵宜興，後又輾轉於江陰、無錫、蘇州、嘉興等地，到年底才返回家鄉。這次江南訪友，促使方域的詩文創作進入了高潮。天地翻覆的歷史變革之後舊地重遊，已是物是人非，一種興亡之感，黍離之憂，故國之思，人生之歎，彙集作者心頭。今傳《壯悔堂文集》一百四十二篇散文中有近四十篇寫於此時。其詩歌在南行前選二十年詩篇僅存四卷，而這次南訪僅三個月的時間就獲詩兩卷之富，存詩一百餘首。

侯方域這次南下，通過與江南文人的反復切磋討論，加上幾年來的思考，其詩文創作理論進一步

深化，這時期他寫下了《與陳定生論詩書》、《與任王谷論文書》等理論文章。其散文寫作實踐了他主張的馳騁縱橫，極文之變，首尾虛實，離合起伏，卒於法合的理論，達到了他宣導的才、神、氣、法的有機統一的境地。

從江南回鄉後，他又認真整理自己的著作，順治十年，將《壯悔堂文集》十卷和《四憶堂詩集》六卷刊刻行世。順治十二年十月，年僅三十七歲的一代才子，賁志以沒。

侯方域死後，其壯悔堂文大行天下，給清初文壇帶來了震撼。徐作肅《明經朝宗墓誌銘》云：『遠方之士初偶得其書者，爭分自抄錄。縉紳之來仕豫者，多牒所部為取於其家者無虛歲，或至數十帙不止。而在朝之名公貴卿，亦率案有其集。』計東在《偶更堂詩序》中謂《壯悔堂文集》盛行于南浙，『南浙之士莫不懾伏』。任元祥《侯朝宗遺稿序》謂『天下好古之士，既無不慕《壯悔堂集》，而望之若雲霄，奉之若蓍蔡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一《與查韜荒弟書》云：『文章之難古今不數，僕頻年以來馳驅道途，幸不後君子之教，然自商邱侯朝宗、南昌王于一二子之外，其合於作者蓋寡。』宋肇在其《本傳》中謂：『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為秦漢，稍不厭眾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弊，以迄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為之日，遂以古文雄一時。……既歿，而文章乃大行，學士大夫幾於家有其書。於戲，盛已！』《清史列傳·文苑·侯方域傳》說他『蓋其天才英發，吐氣自華，善於規模，絕去蹊徑，不戾於古，而亦不泥於今，當時論古文，率推方域為第一，遠近無異詞』。這些文字都真實地記載了他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及其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貢獻。

侯方域叔父侯恪有《遂園詩集》行世，南京、上海、復旦等圖書館皆有收藏。而其父侯恂明亡後隱

居商邱城南十里之南園，有《南園詩》一卷，為我們瞭解這位風雲一時的歷史人物的晚年生活，提供了難得的文獻資料，對認識侯方域入清以後的詩文創作亦有幫助。《南園詩》不見著錄，罕有其傳。今以清順治刻本為底本校點，并綴拾其生平事蹟為一編，置於附錄。

王樹林

二〇〇八年九月重定，二〇一〇年二月復改於南通大學德民居